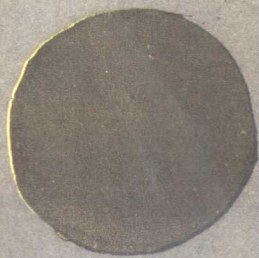


顾笑言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顾笑言

花城出版社

你在想什么

顾笑言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4,251—28,850册

书号 10261·101 定价 1.05 元

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地南下的寒流，越过了大兴安岭高高的山脊，袭击着一望无际的科尔沁大草原。十级春风，夹着坚硬的雪砂，象千万门大炮，带着惊天动地的吼声，袭击着烈马河畔三月的原野。长天阔野之间，混沌一片。那些平日里在草原和柳丛里游荡的黄羊，现在扬着脖儿挤在岩石的后面，带着惊魂未定的神色，望着突然变得狂暴起来的世界；而那些一向以矫健著称的雄鹰，此刻也不得不收敛起它们那曾与天公比高的翅膀，躲在枯黄的塔头墩子后面，等待大自然收起怒容。

在这样的天气里，生活的喧闹被大自然的喧闹淹没

了。羊群都被赶进了干打垒的圈里。牧人们围坐在毡房的火堆边，沏上一壶酽酽的红茶，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接羔季节。就连那些象牛犊子一样高大、膘悍的牧羊狗，也留恋温暖的毡房，懒洋洋地依偎在主人的身边，打着瞌睡。按照草原上古老的传统，除非有什么极特殊的情况，人们是不会出远门的。

但是，什么事儿都有例外。在暴风雪中检查羊舍的乌布林大队牧业队长扎布老爹，居然听见从不远的公路上，隐隐约约地传来断断续续的口琴伴奏的歌声。这若是从前，扎布老爹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赶路，而且还唱着歌儿的，不是草滩上的什么精灵，也是一群疯子。不过现在扎布老爹可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了。因为那条公路是从乌兰础鲁铁矿通往旗里的。自从三年以前，矿山开始兴建，来了五百多名知识青年当矿工之后，那就什么怪事儿也不稀奇了。

譬如：矿山刚刚建立的时候，在乌兰础鲁大山的背后，有一个老虎洞。那只号称百兽之王的庞然大物，世代繁衍，不知道在那里居住多少年代了。扎布老爹小时候就听爷爷讲过，乌兰础鲁大山是百兽朝拜的宫殿。那脑门上写着一个王字的兽中王爷，常常在夜里带着一阵雄风，出没林莽。它愤怒的时候大吼三声，会震得山石乱滚，河水起浪。对草原上的牧民来说，那里是不可轻

易涉足的禁地。可是，那些青年矿工来到这里还不到三天，就钻进老虎洞里把一只刚刚睁眼的小虎崽子给抱了回来。后来，那只失去了孩子的母虎，一连几夜在矿山刚刚修起的土房外边，凄厉地嗥叫。那声音吓得马儿炸了群，羊都不敢吃草了。可那些胆大包天的年轻人，还故意把虎崽子抱到窗口，去逗引那只发了狂的母虎。

这场年轻人与老虎之间的官司，直到当地的公社派人出面干涉，才算有了个结局。因为公社的民政助理告诉青年矿工，说他们违犯了国务院颁布的不准狩猎稀有动物的规定。轻者要课以罚款。教育劝阻之后，仍然执迷不悟者，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当然了，精明的民政助理在宣传政策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充分地肯定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和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高瞻远瞩，深明大义的美德。年轻人把老虎的崽子放了。大概那只占山为王的老虎，觉得自己已经威风扫地，而且生命不保，便携儿带女，远走他乡了。

从那之后，如果有人说那些身穿四十八道杠的工作服的年轻人，把月亮摘下来，放在篝火上烤着吃了，扎布老爹也不会感到意外。

扎布老爹确实没有猜错。现在，在公路上向旗里方向走着的，确实是红石铁矿的八个青年矿工。

蒙语中的乌兰础鲁，译成汉语就是红色的石头。从

地质学上讲，大凡有铁矿蕴藏的地方，因为铁分子与空气中的氧化合，形成的氧化铁是红色的，所以山石也就是红色的了。在夏天里，尤其是雨后，远远望去，乌兰础鲁大山就象一堆烈焰烛天的烈火。也许，是受了大山的启示，红艳艳的“红石”两个字，醒目地印在他们工装的胸前。

走在最前边的是身高一米八〇的大个子赵东山。他虽然体重九十公斤，看上去一点也不臃肿。相反，英俊而又潇洒。虽然，今天寒暑表上显示出来的，是零下四十一度的严寒，他还是连个帽子也没有戴。一头卷曲的黑头发上落满了雪花。合唱中那浑厚的男中音，便是这位庞然大物的歌唱家的歌声。

走在他身边的房栓，却又瘦又小。他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戴着长毛狗皮帽子，围着又长又宽的围巾，蹬着套着毡袜的棉水靴，看上去还是“精炼”得可怜。不过，他也有赵东山无法可比的特点，那就是那张瘦削的脸上，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象两颗黑宝石似的闪着机灵的光。虽然，他用小跑的步伐，才能勉强跟上赵东山的速度，可还是没有忘记用准确的旋律吹奏着口琴，伴奏着赵东山等人的歌声：

我们是一群流浪汉，

漫游在无边的大草原。
在这里百八十里是近道，
零下四十度是热天。
雪花更比那鲜花美，
咱们顶着“烟炮”逛花园……

不知道因为他们两只脚冻得难受，还是真的高兴。“歌之不足，舞之蹈之”。他们用旗歌舞团那些舞蹈演员也自愧不如的舞姿，在冰天雪地里作着即兴表演。只是这几位大路上的业余艺术家，有意地使这两种崇高的艺术形式，都带上了一点滑稽的色彩。

转过烈马河的草滩，前边是一道漫坡。不知道为了什么，草原上的人们把大大小小的山岗，都叫做坝。这里叫犄角坝，因为在岗顶上，公路的两侧各有一块细长的巨石，样子很象弯弯的牛角。夏天，这里是鲜花的世界，黄色的金钟花，紫色的鸽子花，粉色的了吊子花，白色的野步步登高……如云似雾，铺天盖地。可是现在，在一九七七年的三月，这里暂时还是素雪白冰的天下。厚厚的积雪，象什么人抖开的一条长宽几百公里的床单，把山峦，河流，公路，草滩，无一例外地覆盖在下面。所以，走路时要特别小心，一不留神，脚往前滑，跌一个“老太太钻被窝”，或者往前抢个“嘴啃泥”，

都是在所难免的。

人么，体重大一点儿的，象赵东山，不过一百八十斤。跌了跤，爬不起来，两个人伸手一拉，也就站起来了。若是一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陷在了雪坑里，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东山和房栓他们爬上了坝顶，在风雪中所看到的，就是一番“不简单”的景象。一辆满载搬家物资的解放牌大卡车，陷在了路边的雪坑里。司机正抱着侥幸冲出来的幻想，徒劳地加大油门儿，前挡倒挡迅速变换，在雪窝里痛苦地挣扎。结果是越陷越深，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于是，那九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在声嘶力竭地吼叫了一阵之后，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归于沉寂。

如果不是出于两条腿对于四个轮子的嫉妒，那就是因为单调的旅途中突然发生的意外使人兴奋，小青年们幸灾乐祸地笑着、喊叫着，向陷在雪窝里的汽车跑过来。

年轻矿工们这种很难说是友好的表现，引起了同样是很年轻的司机的敌意。他跳下车来，看也不看同龄人们一眼，一边嘟嘟哝哝地诅咒草原上这恶劣的天气，一边沮丧地察看着吞没了汽车前后轮的雪坑。

赵东山和房栓一伙儿，并不计较司机的态度。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他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凑上前来，把两

志高内

五十年紀圖



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热闹。瘦小的房栓好象有意要在司机的怒火上加油，依然悠闲地吹奏着他那只国光牌的口琴。他吹奏的《骑兵进行曲》，那高亢激越的旋律和急促的节奏，此时此刻，对于那个垂头丧气的小司机来说，无异是嘲弄和折磨。但是，他又无法提出抗议。因为他们脚下所站立的那片土地，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的。既然他可以在这里握着方向盘纵横驰骋，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房栓随心所欲的吹奏乐曲？房栓心中有数，不论你怎么反感，最多只能装作聋子，充耳不闻罢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恶作剧被赵东山制止了。赵东山捅了他一把，努努嘴，让他把口琴收起来。因为那个魁梧的大个子发现驾驶室里还坐着一个胖老太太和一个身穿灰涤卡棉猴的姑娘。那姑娘围着一条黑、白、红三色的拉毛围巾。此刻，她两道浓眉下那双迷人的大眼睛，正带着一点埋怨的神情看着他们几个。赵东山觉得，撩拨一下神气十足的小司机，倒也未尝不可；如果同时也欺负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那就未必妥当了。

房栓得到了指令，把口琴在衣襟上擦了擦，装进了口袋。就在这时，从车厢上那堆得满满的家具之间，爬下来一个老头。这老头五十七、八岁。眉毛、胡子上都结满了霜。他个子不小，但看上去很瘦弱，仿佛身体已经

承受不了那件羊皮大衣的重量，两肩向下垂着。他解开大衣的扣子，抖了抖身上的雪花，又掏出手帕，擦了擦眉毛、胡子上的冰凌。他望了望前方无际的雪原，又哈下腰来，察看了一下被陷住的汽车轮子。

当老头俯下身去，仔细研究自己这次乘坐汽车的旅行还能否继续下去的时候，小青年们一直注意地打量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声不响的老头，给人以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老头看了一阵之后，站起身来对小青年们说：“哎，小同志们！你们不能光站在一边看热闹啊，来，帮忙推一把吧！”

小青年们看了一眼已经有点垂头丧气的小司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儿，谁也没有答话。

老头接着说：“小同志们，看你们穿这工作服，象是工人啊。”

房栓歪着脖儿，笑嘻嘻地说：“工人咋的？”

老头：“发挥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嘛……”

房栓：“共产主义风格？老头儿，你可别忘了，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老头：“社会主义风格也行啊，帮忙推一把吧！”

房栓：“你这个老头儿可是好说话。帮忙推一把，行啊。可你给什么报酬啊？社会主义社会可是讲按劳取酬

啊。”

听了房栓的话，老头的心里感到有点恼火。但是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求这些年轻人帮忙，没有别的办法。他也只好憋着一肚子火，和他们周旋。

老头问：“你们要什么报酬吧？”

现在，小栓子不再说话了。他看着赵东山。显然，在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这个瘦瘦的小伙子，是没有多大权利的。

赵东山掀起工装的领子，两手插在口袋里，用那种人情练达的语气说：“按劳取酬么，多要你的也不好，哥儿们没有烟抽了，来两盒香烟吧。”

老头笑了。年轻人没有想到这个瘦削的老头，笑声竟是这样宏亮。

老头说：“我当是多大的价码呢，几盒烟太可以了。别说你们还要帮我推车，就是不推车，犯了烟瘾，我也得支援你们几盒。”

老头走到驾驶室门前，从胖老太太手里拿过一个银灰色人造革的旅行袋。他把旅行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拉开拉锁，从里边取出一条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打开包装纸，每人发了一盒。

房栓接过香烟，急不可耐地打开封口，取出一支叼在嘴上。他掀起自己的棉袄大襟挡着风，把烟点燃，狠

狠地吸了几口。然后，两眼微闭，让烟慢慢地从嘴里、鼻子里飘出去。稍顷，他又把已经燃掉了一些的香烟，凑到眼前看了看，赞许地说：“大前门过滤嘴，真棒！”

老头看到自己的香烟，收到了如此良好的效果，也有几分得意。他催促年青人们说：“怎么样，该推车了吧！”

房栓马上说：“别忙啊，老头！烟瘾没过足，浑身没有劲啊。你怎么忙，也得让哥儿们抽完这支烟哪。再说，我们坐11号赶路，还有六、七十里路都不着急，你坐四个轱辘还在乎这一支烟的工夫么……”

老头感到有点意外：“六、七十里路？这样的天气……你们上哪儿去呀？”

房栓又正忙于把一口香醇的烟气吸进口里，腾不出嘴来答话。

赵东山替他回答说：“进城。”

老头：“进城？有急事？”

赵东山：“也不算太急，晚了就不行了。”

老头：“啥事啊？”

赵东山：“看电影。”

这回老头有点惊讶了。

老头：“看电影！这么大的烟炮雪！七、八十里路！……”

赵东山：“七、八十里路在我们这是近道。”

老头看了看两只耳朵冻得通红的赵东山：“还近道，连个帽子也不戴，这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跑到城里不把耳朵冻掉了才怪呢。”

赵东山故意把脖子挺直一点儿说：“零下四十度在我们这儿是热天。”

老头听了赵东山的话，突然陷入了沉思。他望着眼前这些活泼的年青人，好象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不再言语了。

赵东山注意到，倾听他和老头这场谈话的，除了他的几个哥儿们之外，还有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个漂亮姑娘。当然了，开始的时候她的神情有点过于严肃，而后来，有两次她居然还微笑了一下。她笑的时候，红红的脸蛋儿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儿。

姑娘赞赏的神情，鼓励了那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把还剩半截儿没有吸完的香烟扔在雪地上说：“来吧！大叔，得帮你推车了。”

老头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突然变成了大叔。他从沉思中被惊醒过来，会心地笑了。

赵东山趴在地上看了看。然后，把身上穿的棉袄脱了下来，塞在车轮下面。又回过头来对房栓说：“小栓子，你把棉袄也脱下来！”

房栓有点为难地说：“哥儿们！我里边没穿衬衣，脱下来就得光膀子啦。”

尽管小栓子提出了申辩，赵东山显然没有放弃他的要求。于是，小栓子开始不大情愿地解脖子下面的第一个纽扣儿。

老头赶忙上前拦住：“别。别冻坏了！”

他又把赵东山的棉袄也拾了起来，掸了掸上面的雪，递给赵东山说：“快穿上吧！咱们车上有的是麻袋。”

老头从车上，扔下两把铁锹。小青年们轮流把轮子前后的积雪铲了好一阵子。然后，又在轮子下面垫上了麻袋。

司机启动了马达，先挂上倒挡向后退了退，然后，猛地挂上一挡，向前冲去。老头、姑娘和小青年们，在车后尾巴上肩扛手推，卡车仿佛也因为人多势众，增加了信心和勇气，大吼一声，从雪坑里冲了出来。司机把汽车开上了公路，向前跑了一段才在路边停下来。

小青年们用地上的雪擦了擦手，准备重新上路。

小栓子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冲老头晃了晃，用他仅会的一句英语，向老头喊了一声再见：“固特拜伊！”然后，就又大声地吹奏起来。

老头站在汽车的旁边，呆呆地望着这伙年青人渐渐

远去的背影。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大声地喊道：“等一等！喂！小同志，等一等！”

但是，他的喊声被狂暴的风雪声淹没了。小青年们根本没有听见。他们迎着暴风雪，大步流星地赶自己的路。老头撩起皮大衣的衣襟，沿着公路跑着追了上去。

小伙子们望着拦住他们去路的老头，感到有点奇怪。

老头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张口喘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小同志们！你们还有六、七十里路呢。眼瞅着天就黑了，风雪又这么大。到城里也得半夜了。我看你们不如跟我回去。”

赵东山：“跟你回去？”

老头：“是啊！你们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既然车已经帮我推了，再帮我安安家吧！”

赵东山看看停在远处的汽车，说：“大叔啊！要是没有事，别说帮你安安家，帮你盖几间房子也行。可我们哥儿几个还有任务呢。”

老头：“怎么还有任务？你们不是去看电影么？”

赵东山：“电影也看。可最重要的是明天我们的头儿——刘国庆，带三十多哥们从长春回来。我们得去接站啊！大叔，实在是抱歉，外加上对不起！”

老头想了想说：“咱们这么办行不行，今天你们先送我回去。明天，我用车送你们进城去看电影。那些从长